

长篇历史小说

建筑之谜
历史隐秘
皇城宫殿
风云变幻

周进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紫禁城



长篇
历史小说

建 筑 之 谜
历 史 隐 秘
皇 城 宫 殿
风 云 变 幻

紫禁城

周进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紫禁城 / 周进著. — 北京 : 北京日报出版社,
2015.12

ISBN 978-7-5477-1567-3

I. ①紫… II. ①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23976号

紫禁城

出版发行: 北京日报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8-16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邮编: 100005

电话: 发行部: (010) 65255876

总编室: (010) 65252135-8043

印刷: 廊坊飞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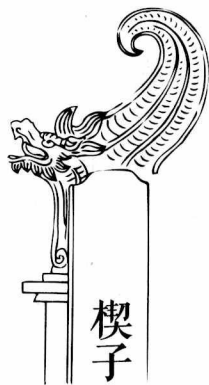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3

字数: 420 千字

定价: 4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传说，在紫禁城中，每当电闪雷鸣之夜，便会有一只白猫出现在冷寂幽暗的殿脊之上。这只猫通身雪白，眼中闪着幽幽的红光。传说，这只猫的祖先便是永乐年间波斯使臣进献的贡品。

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漆黑的天幕，突然被一道闪电照亮，瓢泼大雨倾盆而下。高耸的殿脊之上，那只白猫果然昂首而立。

那只白猫沿着斗拱爬行，从一处缝隙蹿进了棚顶，随后，沿着一根粗大的梁枋迅速奔跑。在一架巨大的木构之上，白猫突然停住，一双幽蓝的眼睛，注视着被尘土蒙盖的符牌。白猫抬起前爪，轻轻触摸着符牌，符牌上的灰尘纷纷落下，露出一片模糊不清的字迹。这块符牌曾经被大火烧过，已经残缺不全，字迹漫漶，仅存的几行字隐约可辨——姚广孝、陈珪、阮安、蔡思诚、蒯鹏……

符牌上的这些字迹，由于年代久远而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这些人究竟是谁？他们的名字缘何被刻在这面符牌上？这面符牌又是何被放置在紫禁城奉天殿棚顶之上的？事情要从大明建文元年说起。

洪武帝朱元璋驾崩后，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因太子朱标早年病逝，洪武帝便将皇位传给了孙子朱允炆，不想，却从此埋下了祸根。大明王朝经过短暂的平静之后，忽然刀兵又起，登基一年的建文帝朱允炆听从了齐泰、黄子澄的计策，实行大规模削藩。周王朱橚、代王朱桂、岷王朱楨、齐王朱榑先后被夺去兵权，废为庶人。湘王朱柏被人告发谋反，建文帝诏命其赴京师接受讯问，朱柏不堪受辱，自焚而死。

然而，建文帝所忧虑的还不是这五位藩王，他所惧怕的乃是远在北京的燕王朱棣。齐泰和黄子澄的谋略可谓书生气十足，他们以为若是逼迫燕王朱棣谋反，便使



朝廷有了派大军征剿的借口。燕王的实力虽然比那五位藩王强大，但还不足以对朝廷构成威胁。而齐泰和黄子澄恰恰看错了这一步棋。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挥师南下，经过三年的战争，终于夺得皇位。破城之日，建文帝不知所终。

燕王朱棣继位之后，改年号为“永乐”，定都南京。然而，永乐皇帝所面临的却是国家的内忧外患，朝廷中危机四伏。北方有蒙元余孽瓦剌虎视眈眈，不断窜扰边界；南方的藩王并没有心甘情愿地归顺新的皇帝，也在幻想着能够坐上皇帝的宝座。尤其令永乐皇帝忧心的是，建文旧臣们并不把他当作皇位的合法继承人，只把他看作一个谋逆篡位的乱臣贼子。永乐皇帝只有把那些不肯臣服的建文旧臣斩尽杀绝，才能保住来之不易的皇位，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他杀害的建文旧臣以及受到株连的族人、亲朋数以万计，其手段之残酷令人不寒而栗，后世形象地将其称为“瓜蔓抄”，意思是受到株连者如瓜蔓之延伸。方孝孺被灭十族，族人死者八百七十三人，亲朋好友受到连累被杀者千余人。练子宁被诛，族人遭弃市者，一百五十一人，九族亲家，被抄没流放者数百人。尽管如此，永乐皇帝的日子也过得并不安稳，白天在朝廷之上，看谁都像刺客，总觉着他们怀里个个都藏着凶器。到了晚上，永乐皇帝更惶恐不安，夜间常常做噩梦，梦见一群无头的冤死鬼伸出血淋淋的手，向他索命。他觉得有一把无形的利刃悬在头上，随时可能刺向他的咽喉，置他于死地。



永乐皇帝登基的这一年冬天，天刚蒙蒙亮，有三个人要到南京郊外密林中的栖霞寺议事。议事可在白天，或者在城内，而这三个人却偏偏选中凌晨，还选中了偏僻的栖霞寺，可见他们所商议的事情非同一般。先来的两人在山门外等着另外一个人。这两个人中，年岁大的是位僧人，法号溥洽，为建文帝主录僧，身穿灰色僧衣，面色苍老，一缕长髯飘在胸前；另一位名叫陈珪，在建文朝中曾任都督佥事，改朝之后，仍履原职。半个时辰之后，他们等的人终于来了。来人名叫景清，朝廷中大臣对景清的评价是：鹤立鸡群，风流倜傥，尚大节，读书过目不忘。鹤立鸡群，指的是他从不与人拉帮结党；风流倜傥，指的是他喜爱华服。景清喜爱华服，已经不能称之为嗜好，而是一种病态。比如他在一天之中要换三套衣服；再比如他走在路上，别人从他身边经过，衣服的飘带碰到了他的衣服上，也令他无法忍受；如碰到的是衣袖，他会立刻把衣袖扯下来扔掉。洪武年间，景清中进士，授编修，后改任御史。洪武三十年春，受洪武皇帝召见，一番奏对，颇得洪武皇帝的赏识，命吏部即刻提升他为左佥都御史。可好景不长，洪武帝朱元璋素以吏治严厉著称，景清仅仅因为在奏疏上出现一个错字，便被给事中所参劾，下了大狱。错字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罪过，没过多久景清就获释出狱，改任巡察，稽查川、陕私茶，后又任金华知府，建文初，为北京参议。永乐皇帝继位之后，曾与之纵论天下大事，景清言论明晰，大受称赏，再迁御史大夫。

这三人商议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自从永乐皇帝登基那天起，他们三人便暗中谋划要刺杀永乐皇帝。这事一商议，就商议了半年之久。按理说，要杀个人，只要看准了机会，突然扑上去，一刀扎进去，人立刻毙命。可他们要杀的人不



是一般人，而是皇上。他的身边侍卫如云，随行的大臣及文武百官常常在皇上的周围簇拥得密不透风。因此，刺杀皇帝必须讲究时机，否则便是白白送死。景清与陈珪早已约定，由陈珪去刺杀皇帝，景清在朝廷上策应。因为陈珪是孤身一人，没有牵挂；而景清则拖家带口，万一遭遇不测，家中老小便将一个个被顺藤摸瓜，难逃厄运。但是，事情偏偏在三天前出了岔子。假如不是大学士骞义家的一个小丫环，把应该端给景清的一盘肉喂了狗，一切都会按计划进行。景清与骞义本没什么交情，虽然同朝为官，但却有不同的政见，相互间并没有进行过深入的交流，或者说双方都有所隐瞒。景清心中藏着一个大秘密，自然不会轻易吐露；骞义因景清在永乐皇帝面前表现得极为恭顺，便有些看不起他。在朝廷上，看不起景清的并不止骞义一人，还大有人在。景清也不急于证明什么，他期盼着有朝一日，完成那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后，人们便会对他刮目相看。但是，真要拿着一把刀，在大庭广众之下刺向皇帝，则需要反复掂量一下，因为那明摆着就是去送死。因此当陈珪提出由他去完成行刺之举，景清坚持争辩了一番之后，便默认了。

景清与骞义虽没什么交情，但却常常在一起饮酒赋诗。在人的心目中，景清风流儒雅，琴棋书画，无所不通。因此，酒宴上缺了景清，便了无情趣。三天前，骞义邀了几位诗友，饮酒赋诗，发些感慨，展露一些学问。景清先弹了一曲古曲，然后便坐在几前频频端起酒杯，与众人一起豪饮。恰好一个小丫环前来送酒菜，每人一盘炖牛肉，依次送过来。当送到景清面前时，那个小丫环突然斜着眼，问道：“您可是景清景大人？”景清闻听小丫环的问话，心中暗喜，以为自己的诗作得好，如今已妇孺皆知，便含笑点头：“正是。”不料，那小丫环突然转身朝门外叫了一声，一条大黄狗应声而入。只见那小丫环将盘中的牛肉倒在地上，一眨眼，就被那条狗吃得一干二净。众人见了这场面，先是吃惊，继而琢磨过味儿来，便开怀大笑。他们都明白，连一个小丫环都耻笑景清，耻笑他言不顾行，向永乐皇帝摇尾乞怜。景清一时无地自容，愤然离席，拂袖而去。从那一刻起，景清便下定决心，由他去完成行刺之举。

在栖霞寺的大殿中，景清与陈珪争来争去，谁也说服不了谁。溥洽见二人争执没有结果，早朝将至，再争恐误了时辰，便提出掣签决定谁去行刺。陈珪以为，掣签虽能一举定输赢，但纯属偶然，输者心中必定不服，他提出以游戏定输赢。景清一听便知道，陈珪平日擅长“二子拿”，他与陈珪交手，从未有过胜绩，陈珪这是想以“二子拿”来定输赢，便欣然从命。

“二子拿”为士人中流行的博弈之术，双方各执四枚棋子，甲方二枚棋子与乙方

一枚棋子在一条线上，乙方棋子即被吃掉，被吃掉三枚棋子即为输棋。二人以溥治手串上的佛珠为棋子，用香炉里的香灰画成棋盘，每人摆下四枚棋子，便厮杀起来。两人平日下棋，心平气和，争的不是输赢，而是体会棋局的微妙，一招一式，一板一眼，或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或背水一战，置之死地而后生，棋局瞬息万变，隐藏着无数的智谋与玄机。今天则不同，景清想的是，以死来成全名节；陈珪想的是，他若不去行刺，将来事发，追究起来，他也是同罪，与其因同罪而死，不如前去行刺，倒死得痛快，因此两人都志在必得。景清平日从未赢过陈珪，今日似有天助，转眼之间，就吃掉了陈珪三枚棋子。眼看只剩一子，无法取胜，陈珪遂推枰认输。

虽是以棋局定输赢，景清赢了，由他前去行刺，但即便输了，景清还是决意要前去刺杀永乐皇帝。三天前，他已将女儿天蕙送至城外表兄傅云山家，想着自己死后还能在世上留下骨血，至于母亲和夫人，只有听天由命了。

当日早朝，景清怀揣匕首，来到奉天殿门前，遇到了麻烦。殿门口，站着四位虎背熊腰的侍卫，正在搜检大臣身上是否带有凶器。轮到景清，他却闪身一躲，斥道：“腌臢之手，岂不脏了我的衣服？”随后便与侍卫争执起来，双方均不肯让步。此时，当值的太监唱声传喊：“皇上驾到——”

永乐皇帝的乘舆已经来到奉天殿的大门前。诸大臣急忙跪在地上，口呼万岁。永乐皇帝不待乘舆停下，便两步跳了出来，含笑大声说：“朕早就闻听，左佥都御史景清好华服，喜美酒，登高赋诗，醉卧秦淮，风流儒雅。他的衣服可是脏不得的。我看搜检就免了吧！”

景清这才得以怀揣利刃，大摇大摆地进了奉天殿。永乐皇帝越过了几个人，来到道衍身旁，关切地说道：“少师何不先歇息一下，一路风尘，舟马劳顿，累坏了身子骨儿，将来谁给朕出谋划策？”

道衍答道：“臣接到皇上的诏书，心中焦急，恨不能一步赶到京师。”

道衍身着一袭红色的袈裟，光着头，头顶上六颗戒疤颇为醒目。虽然年纪已在七十开外，但精神矍铄。道衍俗名姚广孝，早年出家为僧。当年马皇后薨逝后，洪武帝朱元璋聘请多位高僧为其举办隆重的法事。事毕，便将这些僧人留下，随侍诸王。道衍便随着燕王朱棣来到北京，从此伴随左右，为其出谋划策。靖难之役大获全胜，道衍功不可没。道衍身材虽高，但却骨瘦如柴，其相貌也令人颇感怪异，额头宽阔，一双浓浓的塌眉下，生着一对三角眼，目光浑浊，深不可测，抠腮，尖下颏，脸色蜡黄，佛门高僧戏称他形如病虎。

早朝之上，永乐皇帝不问边关战事，不问庄稼收成，也不问内库的税收，偏偏问



起道衍在顺天府所办的事情。道衍这次来南京，就是来向皇上禀报这半年来他在北京奉旨督办的几件事。自北京改称顺天府后，其地位与京师应天府等同，其后，又设置了行后军都督府、行部与国子监，分别设置了两个尚书、四个侍郎，合管六部之事。也就是说，永乐皇帝将来到了顺天府，也能像在应天府一样治理天下。这是隐藏于永乐皇帝心中的秘密：自从登基那天起，他就有了把都城迁到北京的想法。因此他嘱托少师道衍，尽快设立部府机构，以便他到了北京，就可以按部就班地处理国家大事。

但群臣中反对迁都者不在少数。听了道衍的奏报之后，翰林李寿成便快步出班，手执笏板高声奏道：“万岁，臣以为，两京制并不适于我朝。国事甫定，民心思安，万岁于京师之外，再设一京师，显然是在暗示天下并不太平。百姓居不能安，何以乐业？况且，两京制之弊端，显而易见，重复设置部府，官僚人等必然比以往多出一倍。朝廷的开支尚在其次，而两京同品官员的权力孰大孰小，则是引起混乱、贻误军国大事的隐患呀。”

满朝的文武大臣都替李寿成捏了一把汗。谁也没有注意到，景清目不转睛地看着永乐皇帝，慢慢向前移动。他移动得相当缓慢，令人不易察觉，转眼已经越过了大学士解缙、工部尚书宋礼、刑部侍郎金纯，而与永乐皇帝只隔着户部尚书夏元吉一人。永乐皇帝蓦然看见了景清。景清的衣着华丽鲜亮，极为显眼，见他来到近前，以为有何谏议，便问：“景清，你有何高见？”

听见永乐皇帝的声音，景清吃了一惊，脸上显出惊慌之色，手中笏板啪的一声掉在地上。景清慌忙跪在地上，说道：“臣以为，两京制古已有之，并非今日所创……”由于紧张，景清的声音很低。

永乐皇帝已经听清了他的话，但是有意让他重复一遍，以便使所有的大臣都听清楚，便大声说道：“站起来说话！朕听不清楚。”

景清站起，向永乐皇帝靠近了几步，清了清嗓子，大声说：“当年高皇帝开国之时，效仿周、汉两京之制，曾有意把都城建在汴梁。汴梁地处中原，进可攻，退可守。在此建都，可平定北方，巩固中原。为此，高皇帝曾亲临汴梁，实地踏勘。然而，汴梁民生凋敝，水陆转运艰辛，难以供应都城之需。虽然汴梁不曾建都，但作为陪都却达十年之久……”

永乐皇帝的脸上出现一丝笑意：“李寿成，你可听清了？景清，你接着说！”

景清继续说道：“其后，高皇帝决定在临濠建都，称之为中都。临濠乃龙潜之地，人杰地灵，物华天宝，临濠都城和皇宫共营建六年，建成之后，取代汴梁而成为陪

都。我大明从开国之日起，便以两京制为都城建置，隐患一说从何而来？”

李寿成早就对景清不屑一顾，认为他是一个朝秦暮楚的小人，从他的口中说出此等话来，也是在意料之中的。李寿成对景清怒目而视，他还想说什么，却被永乐皇帝拦住了，并故意将话题扯开：“景清，朕知你为洪武二十一年进士，入仕之初便封为左金都御史。这么多年，仍履原职，不见丝毫长进。”

景清面露尴尬之色：“臣生性愚钝，不善阿谀奉承。”

永乐皇帝佯装震怒：“这么说，朕身边的大臣，都是阿谀奉承之徒了？”不待景清开口解释，便又说道：“依朕看，是你曲高和寡，难以与人为伍！”

永乐皇帝接着又吩咐道：“立传朕旨，即日起，着景清改任御史大夫。”

景清跪地叩头，口中无言，似在痛哭。永乐皇帝几步走至近前，伸手搀扶。突然，景清一跃而起，撩开前襟，抽出一把钢刀，直刺永乐皇帝左胸。诸大臣被眼前的突变惊得目瞪口呆，唯有刑部侍郎金纯一个箭步跃上，侧身护住永乐皇帝，一手搪开景清手中的利刃，大声喊道：“侍卫们都死绝了吗？还不速速前来捉拿刺客！”

呼啦啦一声，门前的侍卫蜂拥而入，将景清按在地上。猝然发生的行刺，使永乐皇帝受到了惊吓，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他缓缓地坐在宝座上，愤愤然问道：“朕赏识你的才华，意欲重用，你因何行刺于朕？”

景清口吐鲜血，在侍卫的按压下挣扎着抬起头：“欲为故主报仇，可惜不能成事！”

永乐皇帝大怒，厉声吩咐道：“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将皮悬在奉天门上，示众三日！着锦衣卫抄了他的家，灭其九族，家奴流徙辽东！”

在整个行刺过程中，道衍一直站在一旁，静静地观望。他知道，即便金纯不去阻拦，单凭景清一介书生，也难以伤到永乐皇帝。他马上意识到，景清的这把利刃，可能会使迁都的进程大大加快。永乐皇帝虽然决意迁都，但并没有把这件事看作是迫在眉睫的，就在景清将匕首刺过来的一刹那，他将立刻明白，迁都之举已是刻不容缓。此次早朝，永乐皇帝本来要与诸位大臣商议迁都之事，因景清的行刺只好改日再议。

景清行刺皇上之举，使李寿成、邹缉等人深受震动，他们一直认为，自从永乐皇帝登基以来，景清随即拜倒在永乐皇帝的宝座前，摇尾乞怜，一副贪生怕死的奴才嘴脸。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就是这个一副奴颜媚骨的人，竟然做出如此惊天动地的壮举。如此看来，他以往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掩人耳目的伪装而已。散朝之后，李寿成径自来到了奉天门，他要为即将被斩首的景清送行。他心中明白，为行刺皇帝的人



送行，分明是向皇帝和天下人宣告，李寿成仰慕景清，而与皇帝是势不两立的。跟李寿成一同去为景清送行的，有上百人。这些人都与他一样，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午时三刻，刽子手起刀落的那一刻，李寿成与那些大臣一起无声地跪在了地上。

景清的表兄傅云山住在距南京城六十里的江宁村。这里与南京近在咫尺，离扬子江仅一步之遥。自从景清的女儿天蕙姑娘来到家中，傅云山便早早做了打算，一旦出现意外，则携家眷渡江西逃。行刺皇上，是满门抄斩的罪过，必定要株连九族。傅云山与景清为姑表至亲，断不能逃脱这场劫难。这天清晨，傅云山赶到南京城打探消息，却无意中看到景清在奉天门前被斩首正法，刽子手们剥下他的皮，悬挂在奉天门上。傅云山不敢声张，强忍悲痛，急忙乘车往回赶。他要赶在锦衣卫来到之前，带领家眷渡江逃命。

傅云山刚刚进门，锦衣卫就飞奔而来。好在傅云山早有准备，带领家眷从后门逃出，直奔江边仓皇奔去。锦衣卫破门而入，发现已人去屋空，便又一路追赶到江边。傅云山突然发现，所有的家眷都上了船，唯独不见天蕙。

景清死后，天蕙当即赶回南京家中，见家人皆遭不幸，心中悲愤，放声大哭。哭过之后，天蕙忽然看见躺在地上的母亲手里有本书。这是一部书稿，除了书名，还写有她父亲景清的名字。天蕙立刻明白了，母亲临死之际，手中紧攥着父亲写的书，可见这本书对于父亲来说是多么重要。就在天蕙要仔细看一看这本书时，她的眼前忽然一片漆黑，在悲愤之中昏厥过去。

苏醒后侥幸脱身的天蕙本想一死了之，追随父母而去。世上已没有亲人，由于过度悲伤，她哭瞎了双眼，活着已无任何意义。可这部书稿是她父亲倾尽毕生精力所著，若她死了，这部书稿也将随之烟消雾散，将来九泉之下，如何去面对父亲？为了这部书稿，她必须活下去。

景清伏法之后，锦衣卫在南京城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捕，无论是受到株连的，还是因栽赃陷害被抓起来的，总计有三千多人。溥洽和陈珪也因受人检举而被抓捕归案。锦衣卫前去捉拿溥洽时，他正在佛像前闭目打坐。像溥洽一样，当锦衣卫冲进陈珪的府邸时，他也正坐在院子中，饮酒赋诗，一副慷慨赴死的样子。看到锦衣卫将他团团围住时，陈珪仰天长啸，甩开缚在身上的绳索，昂然走出大门。

虽然已将刺客正法，协从人等也悉数被关进大牢，但永乐皇帝仍然心有余悸。这天深夜，永乐皇帝阅完奏折，感到身心疲惫，便和衣躺在床榻上。恍惚中，忽听一阵喧哗，大殿中涌进十几个人，只见他们浑身鲜血淋漓，更令人惊愕的是，这十几个人都没有人头，脖颈处一个碗口大的血窟窿正在汩汩地冒着血。永乐皇帝定睛一看，

虽然没有人头，但从他们的衣着举止仍能分辨出这些人便是这些日子被他处死的大臣。最前面的是景清，紧随其后的是齐泰、黄子澄、方孝孺、铁铉等人。正在纳闷间，忽见这些人的肩上齐刷刷长出了人头。永乐皇帝大怒，提起一把大刀，奋力挨个砍去，把那些人头像切瓜一样砍到地上。孰料，刚刚砍掉，一个个人头又齐刷刷地长了出来，并且不等永乐皇帝挥刀再砍，便一齐哀号着，伸着血淋淋的手朝永乐皇帝扑来……永乐皇帝大叫一声，惊醒了，原来是一场噩梦。只见大太监龚瑞跪在床榻前，正在轻声呼唤。永乐皇帝被惊出了一身冷汗，他定了定神，令龚瑞赶快去把少师道衍找来。

道衍来到紫禁城谨身殿的时候，大太监龚瑞正在殿门前候着。见了道衍，龚瑞便急步上前，将其引进殿门。永乐皇帝上前，急不可耐地抓住道衍的双手：“少师，可知朕为何将你急急地从北京召至南京？”

道衍笑呵呵问道：“可是为迁都之事？”

永乐皇帝放开道衍的手，坐到宝座上：“少师，为迁都之事，朕心急如焚，还望少师早出良策。”

道衍说道：“迁都之举，举国震动。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一蹴而就。”

永乐皇帝摆摆手，打断了道衍的话：“少师，倘若朕决计迁都，应如何去办？”

道衍沉吟了片刻，才又开口：“陛下，老僧以为，若要迁都，首先要营造一座新的宫城。”

永乐皇帝的眼睛忽然一亮：“这正是朕所想的。”

道衍又说道：“北京虽有元遗留旧宫，然而断断不可再用。陛下可曾想过，营造一座宫城，耗费弥巨，需举国之力。此刻，战事甫定，百业待兴，百姓积贫积弱，陛下要完成这样一个惊天动地之举，难乎其难。”

听了道衍的话，永乐皇帝的脸上袭上一层阴影。他望着道衍，忽然眼中闪出坚毅的光芒：“朕意已决！——少师，朕历尽艰辛，九死一生，终得天下。莫非营造一座宫城，比得到天下还要难么？”

道衍问道：“陛下，营造宫室，须具备人力物力财力。不知陛下心中是否有数？”

永乐皇帝道：“朕筹谋已久，就人力而言，可调江南能工巧匠，赴北京营造。其夫役可就地招募。另外，还可征发各地囚犯，充作苦役。倘若仍不敷用，可增派军士服役。至于物力，北国多产石材，南国盛产木材，可分遣各部官员前往各地督工采料。”

道衍又问：“倘若这些官员到了各地，难以调遣地方官员，甚至难以驱使当地的



夫役，又如何能顺当便利地采料备料呢？”

永乐皇帝显然已经胸有成竹：“朕派遣的官员，所到之处，要凌驾于布政与按察二司之上，其权力之大，甚至在巡抚之上。在朕看来，采料督官，形同钦差，朕自当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些督官有权驱使所至省份之民力，有权调动所至省份之军队。”

道衍说道：“如此看来，陛下确乎深思熟虑了。然而，陛下难道没想过，经过连年战争，百姓流离失所，贫弱不堪，强者沦为强盗，弱者死于沟壑。加之水旱频仍，物力殚绝，据老僧所知，内库中储银并不充盈，营造北京宫室的资费从何而来呢？”

永乐皇帝离开座椅，慢慢走到大殿中央，缓缓地说道：“这正是朕忧虑之所在。少师难道不能像以往一样，为朕谋划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计谋么？”

道衍奏道：“陛下，迁都北京，确属英明之举。然而，风险却蕴藏其中。自古以来，大凡朝代更迭，均建都于南国，即便是北魏都大同，蒙元都大都，相较于其兴起之地，已是向南迁移了千里之遥。”

永乐皇帝一时不明白道衍此话是何用意：“北人南迁，为的是一统天下；而今朕将国都北迁，为的仍是一统天下。难道少师也要力阻朕迁都不成？”

道衍哈哈一笑：“陛下乃千古一帝，迁都之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老僧有生之年，能助陛下完成迁都宏愿，死而无憾矣！”

永乐皇帝大笑：“好！那么营造北京宫室的诸项开支……”

道衍说道：“老僧自会精心筹谋。当务之急，是寻找一个善于经画设计宫室的梓人。有了这样的梓人，其余之事，皆可顺理成章。老僧即刻责成木作主事蔡思诚多方寻找经画设计宫室之梓人及能工巧匠；陛下可筹划安排诸位大臣分赴川蜀、湖广等地督工采料。一俟找到善经画设计之人，北京宫室便可择日开工。”

永乐皇帝抚掌大笑：“若此，朕无忧矣！”

陈珪入狱之后，一连十几日，永乐皇帝没有再下旨处决囚犯，反而有几位建文旧臣，原工部的官员先后获释，头一个是刑部侍郎张思恭。此人身高八尺，生得虎背熊腰，一脸络腮胡子，面露凶光。张思恭被打入大牢，并非是因为他对建文帝有多么忠诚，而是因为他朝中得罪人太多。首先，他性格喜怒无常，行为怪异，所作所为常出人意料。其次是他在朝中极为孤立，李寿成等建文旧臣对他不屑一顾，新皇的权臣们又把他看作是建文旧臣。倘若别人触犯到他，就等于自寻死路，大牢之中，就有五位大臣是被他参劾而蒙冤入狱的。最可气的是，他所参劾的罪名都是莫须有的。张思恭不明白他为何被关入大牢，只是在刚入狱的头几天，过堂时听到刑

部的官员高声断喝，才知道他的罪名是藏有方孝孺的诗文。说来荒谬，他与方孝孺虽同朝为官，但绝无来往。况且，方孝孺才高八斗，学识渊博，为当朝一代鸿儒，张思恭就是想结交这样的朝廷重臣，也寻不到门路。但是锦衣卫竟然在他的家中搜出了方孝孺的诗文，张思恭有口难辩。方孝孺因不肯臣服永乐皇帝，被诛十族，共计八百多口人，尚有一千多亲朋好友被流徙、囚禁。张思恭糊里糊涂地成了其中之一。

张思恭本以为要在牢狱之中度过余生了，而今忽然被赦，不由悲喜交加。没过几日，又有几位工部官员被释放出狱。这些被释放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曾在洪武年间主持营造过皇家工程。张思恭曾在洪武年间协助左丞相李善长主持营造临濠宫城。其他几位官员，有的营造过南京宫城，有的疏浚过河湖水道，有的曾经赴川蜀采木。

陈珪与景清、溥洽刺杀永乐皇帝，密谋已久，如今事情败露，陈珪已不抱生的希望，以为必死无疑。可是永乐皇帝并没有下旨处决他们，反而接二连三地释放了不少建文旧臣。这是极其反常的现象。在牢中，陈珪与溥洽除了刚见面时寒暄几句之外，几乎从未说过一句话。溥洽一天到晚只是闭目打坐，而陈珪也常常陷入沉思，有时对着高墙一想就是几个时辰。这天后半晌，又有一个工部的官员被释放出狱，陈珪忍不住向溥洽发问，这究竟是为了什么？溥洽默默地念完几句佛经，轻轻地说出了两个字：“无暇。”这无暇二字，虽然不像佛家偈语那样玄妙晦涩，但是它出自溥洽之口，就不能不令陈珪深思。无暇，显然说的是皇上。皇上如果连刺杀他的人都顾不上处理了，那么他肯定遇上了比这更重要的事情。眼下什么事比死更重要呢？思来想去，陈珪得出一个结论，永乐皇帝心中那件头等大事，是如何保住历尽艰辛得来的天下。想到此，陈珪恍然大悟：皇上这是要决意迁都了。虽然在朝廷上，永乐皇帝曾屡屡表示过迁都的意向，但陈珪等一千大臣都以为皇上虽然有这种想法，但要真的付诸行动，简直比登天还难。自从大将军徐达率领大军攻破元大都后，将城墙宫苑悉数拆毁，将城内百姓迁至开封之南，在燕王朱棣到达北京之前，那里实际上已成一座空城。虽然经过燕王朱棣二十多年的经营，北京城里有了一些生机，但往日的繁华却一去不返。元故宫常年荒弃，宫墙倾圮，杂草丛生，人迹罕至，只有野兔、黄鼠狼出没其间。这些日子，皇上没有再下旨处决大臣，而且被释放的大臣又都是原工部的官员，所有的迹象表明，皇上为了迁都，首先要营造一座皇宫。

的确如陈珪所预料的那样，永乐皇帝在与道衍和工部尚书宋礼详细讨论了营造北京宫室的细节之后，连续发出两道谕旨：一道是令木作主事蔡思诚迅速寻找到一个



能够胜任经画设计宫室的梓人；另一道诏书由工部发往全国各州府，张贴在各地城门显眼的地方。诏书上写道：“朕嗣大统，暂以南京为都。然都城建于江左，去中原颇远，控制良难。北京乃龙兴之地，朕欲效仿高皇帝，于南京之外再建一都。特诏令百工技艺，工作匠人，即往工部应招，编成班次，以备征发。”

各地的官员们心中都如明镜一般，这是自洪武年间营造临濠宫室以来，又一次大规模的营造之举。忠厚老成者，心中隐隐担忧：营造宫室，所费弥巨，以目前的国力，能够承担得起么？居心叵测者，暗自欢喜：这又是一个巧取豪夺的天赐良机。

这一天晌午，道衍把永乐皇帝引到木作。隶属于宫廷御用监的木作是为皇家营造修缮的机构，这里的工匠个个身怀绝技。木作的大门完全由木雕攒接起来，门楼上精雕细刻着喜鹊登梅，卷草纹饰，人物花卉，上面的飞檐以及斗拱看上去精巧绝伦。永乐皇帝心中疑惑，问道：“不知少师把朕引到这里，是何用意？”

道衍呵呵一乐：“皇上进去，一看便知。”

木作的主事名叫蔡思诚，常熟人氏，自幼跟随名师学艺。蔡思诚做的木匠活儿，并不因循守旧，喜欢推陈出新。宋元木器，虽然形制高古，但皆粗重蠢笨。如前代的圈椅，椅圈的弧度没有毛病，但因抹头外撇不够，向内收敛，故而看上去极不合比例。蔡思诚重新设计了圈椅，除抹头外撇外，还设计了壶门，使圈椅的形制更优雅，结构更合理。其他木器，如桌、凳、柜、格等，经蔡思诚重新设计，皆挺拔俊秀，令人百看不厌。一般人以为，木器仅为日常使用之器具，不必精雕细琢。蔡思诚却以为，木器与人朝夕相处，首先是用，其次是赏。赏心悦目的木器，使用起来才能心情愉悦。道衍陪永乐皇帝到木作来，一来是让他体会一下营造的气氛，二来是令蔡思诚尽快找到一位擅营造的梓人。蔡思诚自幼学的是锯、刨、凿、砍，并不曾学如何建造宫殿。擅营造的梓人并不一定精通木艺，但对建筑格局却了然于胸。道衍知道皇上身在京师，心早已飞回北京。北京乃龙兴之地，虽然已经设置了部府，但要使之成为京师，余皆具备，缺的就是一座宫殿。如今工部已招募了数万工匠，然而精于设计的梓人尚未找到。道衍令蔡思诚等多方寻觅精于设计之梓人，并派人到长安、洛阳等地临摹历代宫殿，取其精华，融会贯通，可使北京的宫殿，集前朝之大成，雄踞于世。

虽然永乐皇帝在木作感受到了营造的气氛，但因还未找到可以胜任的梓人，他仍闷闷不乐。不管眼下筹谋得多么细致，倘若找不到善经画设计之梓人，一切都无从谈起。自从听到阮安这个名字，道衍那颗悬着的心才稍稍踏实了一些。也就是在这一天，道衍才知道，原来当朝就有一位营造大才——阮安，在工匠们心目中，其才艺

堪与鲁班相比。蔡思诚恳请道衍能够容些时日，眼下正多方打探阮安的行踪。

然而四五天一晃就过去了，派出去的人相继回来，都没有得到阮安的消息。皇帝那边逼得甚急，蔡思诚曾对道衍夸下海口，而今仍然没有阮安的消息，他的心中火急火燎，却无计可施。恰在此时，忽然出现了一个人，他的遭遇，引起朝廷的震动，使永乐皇帝也暂时忘记了寻找梓人的事。

事情还得从大学士解缙的失宠说起。永乐皇帝即位之后，立徐妃为后。徐皇后是开国元勋徐达的女儿。后位既定，应立太子。永乐皇帝育有三子，皆徐皇后所生。长子高炽忠厚仁孝，唯性格懦弱；二子高煦跟随皇上征战有功，皇上也觉得高煦相貌性格与己相似，有意立高煦为储。为立储之事，永乐皇帝左右为难，便问大学士解缙是何见解。解缙对曰：“皇长子任孝性成，天下归心，请陛下勿疑。”皇上还在犹豫，在二子之间权衡不定。解缙又顿首奏道：“皇长子且不必论，陛下难道不顾及好圣孙么？”皇上的长孙名瞻基，年已十岁，其母分娩前夕，皇上曾梦见太祖，授以大圭，上刻“传之子孙、永世其昌”八个大字。此时皇上闻及解缙之言，果为所动，乃决立嫡子高炽为太子。二皇子高煦便把解缙视作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当时虽立朱高炽为太子，但他并不能让永乐皇帝满意。此后朱高煦更受隆宠，礼秩超过了嫡亲标准。解缙上疏劝阻永乐皇帝说：“启争也，不可。”意思是这将导致兄弟之间为了太子之位的争斗。这本是好意提醒，尽一个臣子的职责，但永乐皇帝并不领情，他勃然大怒，称解缙是在离间骨肉，解缙从此失宠。朱高煦趁机诬陷解缙，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解缙的厄运从此开始，到了永乐五年，解缙主持廷试，朱高煦便指使心腹参劾解缙“廷试，阅卷不公”，永乐帝将解缙贬谪到广西。

解缙失宠后，金纯、宋礼等好友为了安慰他，就在秦淮河的一艘画舫上一起饮酒作乐。酒酣之际，忽然一个叫花子闯到画舫上，跪在地上，叩头不起，口口声声是来找解大人申冤的。只见那人虽是衣衫褴褛，但脸面白净，眉宇间露出一股勃勃豪气。询问之下，此人向解缙等人哭诉了自己的遭遇。原来此人名叫陈天平，是安南国王陈日奎之弟。当年解缙奉旨巡察安南，陈天平与解缙曾有过一面之缘。前些时，安南朝臣黎季犛发动兵变，废黜了国王，将王族人口不分老幼，残酷杀害。陈天平因在外游学，得以逃出魔掌。到得京师之后，陈天平曾到解缙府上求访，实指望解缙能代为引见皇上，几次到解缙府上，都吃了闭门羹。陈天平投诉无门，心灰意冷，欲投秦淮河自尽，也是天无绝人之路，不想却在此处遇了解缙。

解缙眼下自身难保，便将此事托付与送行的众位大臣。众位大臣也觉得此事颇为棘手，且心存疑惑：当初永乐皇帝登基之时，黎氏曾上表称贺，请予册封，并称陈



氏一族已无后嗣，因此为众所推，权署国事。陈氏既无后嗣，如何又冒出个国王之弟来？永乐皇帝已经册封了黎氏，如今陈天平突然现身，永乐皇帝该如何处置这件事呢？要使黎季犛让出王位，恐怕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众位大臣觉得，此事非同小可，还需奏明圣上，由圣上定夺。

就在众位官员与解缙宴饮之时，蔡思诚得到信报，称阮安近日已经回到苏州的家中。蔡思诚喜出望外，急忙写了一封信，他要找一个可靠之人将信送到阮安手中。蔡思诚与阮安本是一师之徒，情同手足。蔡思诚凭着精湛的木工技艺在木作寻了个差事，因营造临濠宫室有功，被封为木作主事。而阮安厌恶官场，只愿四处漂泊流浪，受人雇请，经画设计宫室建筑。蔡思诚本想委派别人前去送信，到了工匠房却一眼看见了徒弟蒯鹏。蔡思诚颇觉诧异，三天前被父亲带着家丁从木作捆走，他怎么又跑回来了呢？

蒯鹏的父亲蒯致德是个落第的秀才，他一心指望蒯鹏能潜心读书，一朝高中，光宗耀祖，替他挽回心中的遗憾。说起来，蒯鹏也曾博览群书，可是渐渐地，那些书中的腐朽之气越来越令他难以忍受，只要拿起书，蒯鹏便如坐针毡，好似在油锅上煎熬。只有拿起木头，他的浮躁之心才能渐渐平静下来。被父亲关了三天之后，蒯鹏又悄悄地溜出家门，跑回木作。蔡思诚顾不得多想，便将那封信交与蒯鹏，嘱他务必将信送到苏州城外的刘庄。看到信札上写着——“苏州刘庄阮安启”，蒯鹏不禁问了一声：“师傅，这阮安是不是那个被称之为‘活鲁班’的亚刘呢？”

蔡思诚见蒯鹏如此问，有些意外：“你也听说过此人？”蒯鹏呵呵一笑道：“师傅，您这是笑我孤陋寡闻。木匠之中，有几人不知道亚刘的？”

蔡思诚正色道：“正是此人。他原姓刘，上面还有个哥哥，因此人称亚刘。亚刘乃苏州人氏，与我也算是同乡，我们那里，祖辈多从事营造之事，人称香山帮。我与亚刘同拜一师学徒。此后，我来到京师，而亚刘却远走他乡。有同乡曾在暹罗、安南见过他，称他曾经为暹罗与安南的朝廷经画宫殿，并改名阮安。近日，有人说他回到苏州，不知消息是否确实。”

然而，蒯鹏的这次苏州之行却无功而返。蔡思诚得到的消息千真万确，阮安确实从安南回到了苏州。安南朝臣黎季犛将陈氏一族赶尽杀绝之后，便招兵买马，大兴土木，眼下他的势力虽然还不足以与明廷抗衡，但安南偏居一隅，山高皇帝远，即便他胡作非为，明廷也奈何不了他。他发号施令，受百官朝拜，妻妾成群，其行为举止，与皇帝无异。安南王宫规模狭小，简陋不堪，黎季犛早有盘算，要建一座堪与南京紫禁城媲美的宫殿。有谋臣为他出谋划策，出巨资从暹罗将阮安聘回。阮安在暹罗营造